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十五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四

記

新脩東湖書院記

君子之有志於治道者其必自正人心厚風俗始矣以爲易乎氣欲之感染習之汙非一室之近一日之積矣以爲難乎雖有甚惡之人怵惕慙隱之發於孺子入井之頃莫之使而莫之遏也善善而惡惡其情則同舉直錯枉則服舉枉錯直則不服不待強而然也是存乎其人而已矣蓋必有得於學問之正則力

道園類稿卷之二十四

足以行一出於至誠之本則民無不信又以其得爲而爲之 國家閒暇其時也庠序學校其地也則又有急先之務存乎其間端道學之傳暢國是之定厲風節以起頽敗尚廉恥以愧苟賤尊者老以教孝弟登俊良以風凡庶融化於幾微持守以悠久小大淺深期月而可見矣至正四年十二月監憲張掖劉公沙刺班承

天子之命而使於豫章也始下車詣郡學而親教之又廣其事於東湖書院東湖者東漢徐孺子之故宅

在焉故宋咸平間郡人李公寅貴爲尚書退歸湖上  
作涵虛之閣與天下四方之學者從而講焉時之名  
臣若王文公晏元獻公諸賢賦詩送之其文具在南  
渡之後兵革祖息伊洛之學旣明旣行儼然衣冠以  
蒞於四方者因其地以爲學舍輟水利田租以贍給  
其凡用積累者又數十載至其季年始賜額曰東湖  
書院列于學官至于今不廢也昔者東漢之末衰弊  
已極獨賴名節之士徒以仗節死義以匡救其紀綱  
陳仲舉以一州之境延一孺子而尊禮之高風大器

隱然震於天下百世之後仰而望之師表不沒非聲  
聞之謂也當咸平中新盛熙洽羣賢在廷尚書於此  
時翩然江湖之上父兄子弟師友一家詩禮文物郁  
然鄉國作新多士以待國家一日之用者何其從容  
而深厚也宋季諸賢將欲風動諸人而教之豈無他  
所哉慨觀當時蹙蹙靡騁思一木於大厦將傾之秋  
懷故國於高閣涵虛之表憂患安樂邈不可齊因斯  
民之見聞激衰懦而立志則有在於斯者舊記所存  
則有袁公燮滕公強恕湯公巾董公銖之文也諸公

雖受學異師皆欲悲衰世以起人才之陋其志則同也金石之刻森列庭戶來游之士亦有三復其言而泚頽汗背而不能自己者乎然則今憲使之所以致意於東湖之教者豈常情之所得知者哉劉公之言曰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以承祖宗之業既一海內乃修文治以許文正公居首善教胥子以學行德義即致輔相至于今成德達才授政命事頗尚有異於常人延祐中興賢能于郡國以懲文法之弊則猶

世皇之意也我

祖宗豈徒顧懷于茲哉不如是不足以圖治成化於天下萬世也今典章已定貢賦已充治兵有成律斷獄有通制守而行之有司可以具事矣然嘗聞之法有法意治有治本此

天子之所以寄耳目而任信使者也無以爲之本則徒法不能以自行法自爲法則民心不能以誠服學校天子之學校也我何敢不與共天職者同盡其心哉撤弊陋而更爽塏所以通其心術之清明爲酒

食以召僚友所以廣志意於衆庶也執經而問隨問以對不以其繁而厭之也禮有其宜宜有其義不以其嚴而拒之也嗚呼劉公之措諸行事如此然後知昔之生於憂患者之爲空言可哀也蓋聞公與其經歷司君允德知事張君汝遴皆嘗學於成均蚤有譽望臺閣憲使李公守仁積學練事鬱爲儒臣副使脫公以世家敷歷中外達於詩禮而僉憲郝公源張公珪皆自御史而來一時同德協義於斯爲盛他部未之有及也修繕之役撤齋廬而新之中爲堂三間

東西皆有齋西屬于廟垣凡室五間以居學者東齋五間其南開戶牖以延高明中室之東又有虛室焉則爲師文燕几之所在也庖庫在其東南前爲都門屬以墻垣西行以達于廟門頗極宏麗董之者憲史阿里沙王居能郡別駕孟舉副提學劉謙山長梁觀先也起手於三月戊申竣事於八月丁酉乃仲丁釋菜于夫子及諸賢之寓祠者禮成燕于新堂大合樂凡憲司之僚佐至于書吏皆在行省左丞忽都不丁參政迷只兒坐右席其郎中普達實立崔從矩都

事暗都刺劉貞及其掾史叙焉寓公致仕之有文學者秘書卿覃懷薛超吾前臨川太守洛陽楊公益前進士偁直堅與焉郡府守貳魯吾兒海牙孟舉提學范匯及副提學教授山長學正錄訓導各有席乃延郡士之耆熊先生復專席以說經而趙德陳琰相次爲之賓矣執事者升降俯仰旣肅以和章甫逢掖環宮而觀者感歎歡悅以爲脩容行禮不圖至於斯也暨出父老立里門童冠拱道側車蓋散還其舍擁而迎送道路至不得行而頌聲興焉亦可以見其興學之初效矣明日郡文學溥安夏君溥至臨川爲集言之因書之以爲記

宗濂書院記

今江西憲使張掖劉公沙刺班河內李公守仁與其同官幕府皆有學問欲以文教興治化之本下車之初即致意於郡之學校次第而至于宗濂書院焉昔周子官南安時二程子從太中在焉而師之道學中興實自此始行李所在祠而祝之而江右之人尤私有尊親之意焉淳熙己亥郡教授黃君灝始作周子

之祠于學以二程子配朱子實爲之記圖書之傳千  
五百年聖賢之緒盡在是矣其後又病郡縣進士之  
弊別爲書院列于學官以待修爲己之學者淳祐癸  
卯江文忠公萬里以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事作精  
舍於望雲門外祠周子張子程子朱子而謂之宗濂  
親爲之記召學者而教之朝廷賜之額是時軍旅削  
弱西北淮蜀之士流亡而無歸凡大府皆因書院之  
名厚其貲產之入以收養之而豪傑有用之士亦胥  
此焉出而所謂精舍者章甫逢掖之徒不厭於糞鹽

而從事於在己者也文忠爲諫官其君又爲親書名  
以賜蓋其君臣憂患其世變之極者久矣

國朝大兵下江南文忠公時以退相老於江東兵至  
赴水死宋亡精舍燬豫章之內附也李武愍公恒以  
淄萊之軍守之既定遂引兵與諸大將合取崖山而  
還鎮豫章生息其傷殘恩意備至其子世安能世之  
世祖皇帝之顧念遠人也鹿泉賈公來宣慰爲省官  
高公凝爲省郎中宣布德意興文學禮故老賢士以  
施教於人河東劉公宣來爲按察使副之者柳城兆



公燉也一時名卿賢大夫藹然鄒魯其人矣賈公舊  
臣劉高姚皆覃懷之學者於是郡人萬公一鶚前進  
士熊公朋來等皆爲諸公出郡之聞風而興者始相  
與出錢市民間廢宅一區中爲禮殿象 天子燕居  
西室祠周子東室祠文忠公行省憲司轉聞于  
朝更爲書院其講堂名光霽堂署山長以主之以道  
學之宗學者趨焉遂與諸學鼎峙時文忠公之曾孫  
楠適至諸公見之加飾公象而退萬公自隱居一命  
起家爲按察副使熊公終以教授爲鄉先生諸公之

子弟學於其門者多至卿相云至正五年春劉公李  
公之至書院也以爲書院爲周子設而祠無正位易  
木主爲塑象奉諸光霽堂上而以兩程子侑虛周子  
之舊祠象許文正公而居之文忠公之祠如故蓋以  
公之爲學有關於世教非直爲始建精舍而已噫  
世祖皇帝之命諸君子作新其民者可見於此今二  
公與副憲寧夏脫公僉憲益都郝公源幕府經歷  
東平司君允德知事河中張君汝遴翁然相聚於斯  
堂也父老耆宿慨然興歎皆以爲不異於至元之盛

為哲其役者憲父阿里沙也時提舉學事者范匯劉  
唵郡文學夏溥來求記山長則前鄉貢進士曾貴也

###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  
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  
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  
省上其事 朝廷聽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  
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

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

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  
西山云書成奏之 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  
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即  
如臣王之同時識者以為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  
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  
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  
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  
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  
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

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夫平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共億趨走蓬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

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  
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  
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  
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  
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蒞事不闡葺鹵莽  
以取謬悠之譏則反睢盱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  
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  
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眉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  
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

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監筴筦庫乃能從容  
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  
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時法  
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爲  
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  
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  
稱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  
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  
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

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  
爲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  
爭田爲深耻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爲之  
吾不以他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  
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脩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  
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  
之舍或畧倣於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傍寬爲之  
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  
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

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  
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  
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  
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  
乎其人者得無是乎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  
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  
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  
侯之志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  
子巖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

子門垣庖福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  
某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人以為養率其僚  
吏諸生舍采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  
躋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  
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迺為之言曰昔  
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  
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宗既南渡中  
立氏以其學傳之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  
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

先生所為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  
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為縣學  
記慨慨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  
愛親敬兄之實心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脩  
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  
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  
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  
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

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況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況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遠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寃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弗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

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悼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

趙公鼎奮自類靡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

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贊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

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贊翁贊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

入道園類案五

五

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已二百年矣贊翁來求集記之集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宋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宋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



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貧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主弟子從授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爲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

道園類稿卷四

一五

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柱。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爲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湏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

爲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爲學官行省置官來任之矣  
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  
始爲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  
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  
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稅弗除也昔  
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  
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於人之志來  
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  
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士之有成立焉今純

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  
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  
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  
石以圖不朽焉集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  
以爲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  
者曰聖賢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  
或以讖緯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  
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康洛諸公之出  
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及師友已來

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集曰善哉其爲言也集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

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脫餘生

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盛哉張君之用心乎我 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漸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卑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

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  
使不至陷於差謬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  
事也乎請以論諸同志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  
爲記

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  
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  
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  
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

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  
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  
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  
十哲像而舊像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  
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像而祠  
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  
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  
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  
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朝名之曰天門書院

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采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旣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閱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岐則

亦掇擊排挾而無餘矣況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旣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求切已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其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

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脩書之

###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其山

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顛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旣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際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願作

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脩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宮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巵巵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六月至官爲菱舍山

中罄竭私橐繼以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史翟趙郭趣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

山陶甓於野傭僦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  
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  
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  
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  
於埤靈洞之上相傳以爲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  
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成置弟子真  
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年之  
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  
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

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烏乎古初開物天  
作茲山太和氤氲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  
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  
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  
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有時聿奠新宇不日  
之成豈偶然與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  
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  
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  
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故臨江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儼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

崖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于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旣長而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黯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

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  
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  
山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  
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  
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  
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籩豆  
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  
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之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  
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

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  
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之磨礪則德每  
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尙  
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  
鹵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  
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  
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  
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  
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

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

###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輦字彥沖故宋忠顯公諱幹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爲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

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爲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答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斨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者爲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

韓公王倫徒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炘走臨川山中致韓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炘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叙

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叙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爲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臥病莆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爲其言是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魯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誨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

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  
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  
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  
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  
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  
而斂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  
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  
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  
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

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瀛洛  
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  
於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  
之根柢不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以顏曾之  
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  
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  
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家  
歷御史史館頌臺成均以至正固有守左君當海寇  
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通

經制行泊如諸生繇 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  
寄於尊歸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郡十年  
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  
倅劉伯顏文雅通敏幕府諸老陸文英羅慶協心以  
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

瑞昌縣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  
子士仁等脩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  
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

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之麓士君子聞風而  
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  
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從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  
卓然為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  
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歿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  
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年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  
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  
間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  
宋之季年郡縣學校其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

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澹泊堅篤無利欲之惑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 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啻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

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暴月棄亦已甚矣今也緣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飲食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其師焉端其所以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明以達朱氏之學溯康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

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爲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雜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寢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

師非其人則或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庠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逮燮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己俸以天曆己



已之歲度材元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葺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宋文富莅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教乎燮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

數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槩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達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及知天理之節文精藝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倫爲事

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變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 國初東禪寺僧弁之而書院廢變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廼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處變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尙克繼之于永久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以元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父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言

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爲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國朝今膠東劉德以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

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書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

有七尺工蹟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表之壯邑也昔者表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平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

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爲表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爲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縫掖之士來游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脩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丞之思有以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國家定爲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牲

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 詔令行事則在乎  
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  
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  
倫豈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  
得之以爲物而生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  
仁義禮智以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之倫矣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  
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

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  
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  
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望  
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  
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已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  
皆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  
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  
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  
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絜乎五

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脩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蔽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歧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闕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而刑于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